

從文學現場來看，  
陷落的瞬間直可說是精神上千瘡百孔的濫觴，  
還是自我培養的。  
然而戀人一代代前仆後繼，  
預防無效，只能事後癒療……

# 陷落的瞬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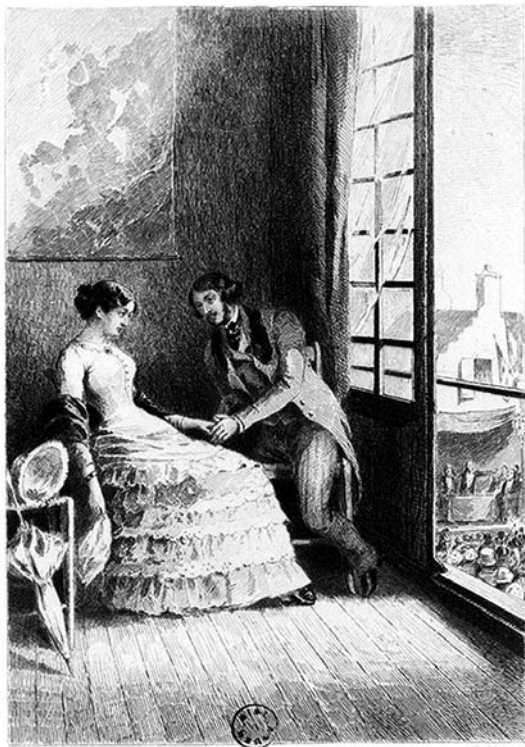
文 | 周丹穎

日前經過花店，為一叢深紫色的花吸引。趨前一看，被吸引的原來不只是我，有隻蜜蜂黏著其中一朵鈴鐺似的小花不放。近聞，果然香氣襲人，腦海裡一下子湧現了許多想像。店員告知了花名，我抱了五株回家一查，*Geranium*原來是中文裡的風信子。久聞其名，未曾見其實，這會兒竟意外地「名實相符」了。

奧維德的《變形記》裡，敘述了美少年 *Tyacinthe* 和太陽神阿波羅狎遊時，為了去接他擲向天空又落地彈回的鐵餅，被擊傷了額頭，頓時血流如注。阿波羅救不回如花般凋萎的美少年，自責不已，喃喃對死去的 *Tyacinthe* 傾訴衷腸。他

說 *Tyacinthe* 將在他記憶中永垂不朽，將變成一種前所未見的花，標誌著他的悔恨……說著說著，美少年的鮮血果然變成了一朵深紫色的花。

這神話另有大同小異的版本，不過濃郁的花香裡緘封了愛與死這點，倒是不變的。這令我想起在《娜娜》（一八八〇）裡讀到的晚香玉。道貌岸然的穆法伯爵隨其他貴族參觀劇院後臺，劇場老闆特意安排他們進女主角更衣室一遊，觀賞娜娜著裝。窘迫中，他的視線雖迴避了豐腴白皙的女體，但熱氣蒸騰、氣味雜陳的斗室卻喚起了他昔日病中的記憶：當他與死亡擦身而過，房裡一束枯萎的晚香玉，行將腐壞，同樣散發出了人



◆ 圖為Albert Fourié所繪，見於《包法利夫人》（*Madame Bovary*）一八八五年插圖版。

## 周丹穎，YOUTH SHOW第六站（2000/04/556期）

生於臺北，臺灣大學中文系畢，巴黎第八大學法國文學博士。曾獲聯合報文學獎等。著有《飄浮的眼睛》、《前夏之象》及《英瑪，逃亡者》。以上是前半場人生簡介，目前是中場時間：寫作、翻譯、閱讀、教書、交朋友……盡量朝「隨心所欲」的目標前進，部落格想到才更新。

體的氣味。這氣味預示了穆法伯爵的陷落，陷落於愛欲之間不可自拔。

這陷落的瞬間，張愛玲在《色戒》裡也提過，那「心下轟然一聲，若有所失」，從視覺、聽覺寫進了內心。王佳芝對「米色蛾翅般的睫毛投影」的誤解，如致命的一擊，成就了她的陷落。而這樣的陷落，在小說裡常不是純愛式目光相接的一瞬，像《神曲》中的保羅與法蘭契絲卡那般，亦不是月白色樹下、時間無涯的荒野裡的巧遇。福樓拜在《包法利夫人》（一八五七）中，就曾將這種陷落的來由鋪陳、追究到了極致。從女主角艾瑪少女時代的閱讀及浪漫想像、婚後的幻滅、對一場貴族舞會的念念不忘，到對鎮上年輕文書員雷昂隱隱萌生的愛意，一點一滴，隨情節匯集成一股情感的洪流，最終將她推向出軌的惡性迴圈。艾瑪第一次被誘惑的現場，是在地方農業促進會這樣具有政治意圖的集會上。鎮公所外是長官致詞暨表揚大會，魯道夫將艾瑪領到鎮公所二樓無人的議事廳內。內外景況交錯，行遍天下的花言巧語一句句滲進了艾瑪內心。迢遙的舞會記憶於是再次甦醒了。與艾瑪共舞的子爵身上散發的香草和檸檬氣味、她對情愛曾有的想像、對雷昂未盡的情愫，揉雜交織成一片旖旎的風景，投射、轉嫁在眼前的花花公子身上。在小說家的筆下，這陷落的瞬間，沒有一個環節是出於偶然的。

閱讀福樓拜，如同追隨他清算過一遍與現實

呈現巨大落差的浪漫情懷。上個世紀初，普魯斯特藉《斯萬之戀》，又從嫉妒的角度將愛情的虛妄盲目從頭到尾細數過。陷落的瞬間，從這些文學現場來看，直可說是精神上千瘡百孔的濫觴，還是自我培養的。然而戀人一代代前仆後繼，預防無效，只能事後療瘡——好不了的，則不能不讀苔哈絲。在苔哈絲的作品中，幻覺培養的過程已不復見，相遇即是毀滅，或者說，相遇時，毀滅早已發生。創傷記憶總在愛情幕後窺伺，懸空彷彿取代了陷落，成了一種生存的常態。於是上個世紀結束的時候，文學作品裡的愛情，帶來的破壞似乎已大過喜悅，趨近一種有害健康、又難以戒除的不良嗜好。

思前想後，我忽然明白了為什麼星期一要上班的臺灣民眾寧可看偶像劇、鄉土劇、動新聞、言情小說、制式愛情喜劇、占星命理網誌，或找三、五好友上KTV唱心碎的情歌發洩，而不願跟許多文學作品有所牽扯了——正常人沒事何必自尋煩惱呢？就算遇到了，潦落去就潦落去了嘛，想這麼複雜做什麼！在這種常軌始終掛帥、凡事天注定的氛圍下，臺灣的文學批評家若還要硬說愛情這主題通俗，實在是昧於事理：通俗的從來不是主題本身，而是觀看的角度。二〇一一年，在速食愛情、簡訊分手、網戀這些或新或舊的標籤底下，陷落的瞬間是否與視訊同步了呢？或者，該是從此淘汰「陷落」一詞的時候了？